

在天堂,护鸟

□来其



鸟岛 陈斌 摄

若问,定海百里文廊里,生态高地在哪里?我会说,是“神鸟之岛”。

“神鸟之岛”不久以前更普遍的称呼叫“东海鸟岛”。大自然如何造就了这个鸟的天堂?地处杭州湾口外的东海洋面,亚热带季风气候使岛上冬暖夏凉。候鸟迁徙的必经之路,包括夏候鸟和冬候鸟。岛上植被以灌丛和浓密柔软的茅草为主,给候鸟营巢带来了方便。如中白鹭喜欢采集枯枝编成盆型鸟巢,而黑尾鸥则用软绵绵的细长草叶筑巢。岩质海岸上布满了蓄积雨水的凹处,供鸟儿栖息喝水。附近滩涂贝类丰富,海里鱼虾繁多,鸟儿觅食不成问题。岛屿形

貌也非常适合鸟儿栖居,尤其是龙洞山地势奇崛,有一个壁立的箕形裂谷,因而黑尾鸥、中白鹭等候鸟喜在那里营巢孵化育雏。

这么好的生态,不成鸟的天堂,也难。

但再好的天堂也可能成为地狱,生态灾难的例子不是没有。没重蹈覆辙要记住一个人,那就是王忠德,鸟的天堂里最早的护鸟人。王忠德护鸟的事我就铭记一件,那就是数蛋。什么蛋?鸟蛋!骄阳似火的大伏天,他精神抖擞地蹲在地上,数着:“一个蛋、两个蛋、三个蛋……”

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五峙山鸟岛还没禁绝人们上岛,有渔民驶船来岛上拾蛋。王忠德开启起早贪黑的护鸟模式:背上干

粮,拎上水壶,戴上草帽,乘小船上岛巡视。

时隔三十年,南麂列岛、韭山列岛也开始护鸟,他们的护鸟也从护蛋开始。神鸟原本在韭山列岛有迹可循,但大量鸟蛋被人捡走后,神鸟及燕鸥家族都迁到了五峙山。从此,韭山列岛也开始护蛋。蛋不能不护呀!

所谓神鸟,也就是中华凤头燕鸥,曾销声匿迹63年不让人类发现,比大熊猫还要稀少珍贵。每年5月,中华凤头燕鸥都会混杂在大群大凤头燕鸥中,飞到我国东部沿海,寻觅小岛繁育后代,再带领幼鸟迁徙南方越冬。

那一年,浙江自然博物馆鸟类科研人员,在五峙山鸟岛裸岩上发现了3个中华凤

头燕鸥的繁殖巢,每个巢内,都有一个蛋。一对中华凤头燕鸥,一年只下一窝,一窝只下一个蛋。于是,那些科研人员日夜守护3个蛋,直到3个月 after 幼鸟孵化出来。那是在2010年6月至8月,鸟的天堂有了首次繁殖中华凤头燕鸥的浙江记录。

这鸟的天堂,原本就该是一处秘境,原本就是大自然里除了人之外的其他生物的领地。在这样的秘境里,人类该做的,除了那王忠德“数蛋”,除了那些科研人员“护蛋”,不该有更多。最多,装几个探头,让躲在远处的人类满足一下偷窥的心理。

如此,最难忘的还是伏于地上的那道背影,以及他嘴里念叨的声音:一个、二个、三个……怎么少了一个?

不相忘,柴戴村

□陈瑶

熟悉又亲切的风景,朴素又清简的画面,将人的记忆带到遥远的乡村,山花溪水,石桥老宅,还有那心底唤起的浓浓乡愁。此生,无论脚步走得多远,也不会相忘于乡村的草木人情。

比如,柴戴村。

位于岑港街道桥头社区,东北邻小沙,东南近紫微狭门,北靠岑港岭。这个远离城市尘嚣的古村落,群山怀抱,溪水长流,因遗存着原生态的风貌,而吸引着许多不远千里,慕名前来踏访的游人。

沿着岑港水库上游的公路,一路前行,几个原生态的古村子缓缓而来,依次为柴戴、新生、岩头王三个古村落。三百多年前,柴家、戴家、王家先祖们从宁波、镇海等地跋山涉水,来到了这个深山野岙,开荒种地,繁衍生息。由于岑港水库成为本岛居民的主要生活水源,为了确保水源不受污染,其上游的三个自然村整体搬迁,只剩二十来个老人留守在祖辈生活的地方。还有尚存的石路、石居、石溪、石弄堂等遗迹,其存在方式

自然就定格在原生态上。

深藏在狭长山坳里的柴戴村,尽管偏僻,但也通公交,一天有四班公共交通通柴戴,出行还是比较方便的。在村子边上新修了一条岑港至小沙的公路隧道,往日清寂的小山村便多了些生气。

走进村子,原始而素朴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清澈见底的小溪,穿村而过,淌过大大小小的溪石,蜿蜒而来,缓缓地向东流去。村民傍溪而居,一座座黑瓦石墙的古民居,错落有致地散落在山坡上。弯弯曲曲的石弄堂,散发着古老的气息,低矮的石墙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葱绿藤蔓,一股时光缝隙间溢出来的盎然春意,不经意间弥漫了整个村落。

行走柴戴村,原本是被这土生土长的地名所吸引,最初以为“柴戴”是“柴担”的谐音,因为深处山坳,取之不尽的便是柴木,村民们生火烧饭亦是离不开柴木,所以就地取材,连村名也是和柴木有关了。后来寻问村中老人,方知村

名源于姓氏,因为主要是姓柴姓戴,故名柴戴村,直白简单,朴实无华。

溪畔,一株高耸叠翠的古樟树,浓荫蔽日,旁逸斜出,茂盛的枝叶将几座老屋掩隐于绿叶之中。这株古樟树有二百多年树龄了,与村庄一样古老,默然矗立着,静守着村子的前世今生。大树下的石条凳上,有几个老人闲坐在一起,聊着村里的往事。老人与古树似乎是一道和谐的风景,因为他们一起见证了村庄的悠悠岁月。

遇见这样的古樟树,我们怎能不拿起手中的相机拍照留念呢?一位老大爷眯缝着双眼,笑着来搭讪,“葛统是定海来滴哦,有嗖好拍呀,现在城里厢人统欢喜到阿拉吞里头来呀!”是呀,对那些日日与山水草木相伴的老人来说,眼前熟悉的画面,亦如他们平淡如水的的生活。而对于久居城市樊笼的人来说,这里是一个被遗忘的世外桃源,一方人间净土,远离浮躁,避开纷扰,暂时忘却凡尘琐事,在青山碧水、乡土清风中走一走,歇一歇,亦是放下了负累,舒缓了身心。

册子岛的惊鸿一瞥

□孙鼎期

舟山虽地悬东海,却文教兴盛,岛屿以墨斗、砚瓦、笔架等命名的不止一个,但以册子命名的唯独一个。一座凤凰山横亘中央,将岛分为南北两岙,从天空俯瞰,似一本翻开的书卷,平铺东海之上。那就是册子。

概是沉浸工程业许久,在我固执的认知中,建筑是无字的史书,跨过光阴的轮转,在无意之间一瞥便能窥见旧日的惊鸿。岛上的丁光训祖居便是其中的佼佼者,该祖屋建于清嘉庆八年(1803),整体采用传统江南民居营造法,可能是岛上风大的缘故,它的山墙、正脊与垂脊少了翘檐,整体外墙采用青砖堆砌。

我是宁波求的学,对于宁波独属的瓦片墙总会产生莫名的情愫,那是一种将旧砖瓦做成墙的建筑风格,除博物馆和特殊展览之外,这种墙体存世已是屈指可数。而在这祖屋之外,在这小岛之上,却再次见到了心心念念的“瓦片

墙”。错落不一的瓦片搭配着部分青砖与压脊砖填缝,上面的寿字依稀可辨,不断呈现出空间的凌乱美,形成了别致的风味。我自诩见过许多舟山留存下来的旧时故居,远的有徽派或江南传统民居,近的有南洋或西洋风格的,内墙多以青砖或块垒构建,而这“瓦片墙”倒也算是属于头一次遇见了。

祖居门口匾联上写着“丁家大院”四字,房屋总体有自上而下三进。第一进五间已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被拆除,第二进、第三进及左右厢房、用房保存良好,左右两侧的拱券门依然完整。第三进正厅名为存心堂,八根牛腿立柱支撑起左右七间二弄共两层楼,檐柱柱头上采用单翘斗拱、斜方格门窗。门头上的短圆形户对宣示着这座大院文化鼎盛,曾在乾隆到光绪年间,出过九名国学生、邑庠生、宣讲生等学士的光辉,何尝不是岛上文教兴盛的另一种缩影,在近代更是走出了丁光训这位著名的爱国

宗教人士及文学硕士。

抚摸着从清末留存至今的砖瓦、格栅,在一瞬之间似乎产生了一种穿越“百年时空”的错觉,那年一把躺椅,几群孩童闲暇在四水归堂的院中天井,看那院外曲水流觞,看那洋面千帆竞竞,听那琅琅书声。

位于南岙的贺氏旧居则是另一种风格,当地人称为“红房子”,该建筑建于民国二十四年(1935),坐东北朝西南,是由正屋、厢房、台门组成的三合院,建筑材料采用红砖无粉刷裸砌,外立面勾缝采用白水泥。民国的建筑风格较好辨认,那是东西方交流的产物,虽无古朴的沧桑,也无现代幕墙的多元,可它却似初生的婴孩般,少了雕栏玉砌的繁华,以建材本身的色彩,无畏地向着传统中式六大派,炫耀它的“格格不入”。

建筑不仅是艺术,更是流淌于岛上的文化,是游子心灵的寄托。诚如丁光训先生返乡时所手书的那副字般:“月是故乡明,人是故乡亲;莘莘学子情,落叶总归根。”

古禅林不止是林

□妖微

黄褐色的椭圆形石块竖立在路边,“古禅林”三个字刻在中间位置,以正红填色。石块右上角描画着一蓝色小圆圈,内部写着同色的“文”字,这如同一枚精巧印章,为此地做了标识。

我的眼前是大片的绿。树叶的绿是有层次的,嫩绿、黄绿、黑绿;奔放的、含蓄的、怯懦的。相比之下,草坪的绿显得单调,勇往直前地铺满地面,竟然给了我一种辽阔感。天幕是白色的,孤独站立,护着里面的木质桌椅。六角井以褐色的从容示人,几百年的时光匆匆掠过,未带走地下那一汪清泉。石板铺就的灰白小径像一道老练的光,蜿蜒曲折地在绿色中匍匐穿行。

几排石块垒就的低矮房子挡住了莹莹流淌的绿意,那是已经废弃的部队营房。我站在树荫笼罩的墙角,嘹亮的号角依稀在耳畔回荡,战士的呐喊声似仍跳跃在残垣断壁之间。

不远处依山而建的黄色围墙,陡然转变了石头房子所勾勒出的硬朗画风。香火味穿过黑瓦屋顶,沿着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氤氲而来,也带出了一座寺院1000多年来的荣辱兴衰。

黄墙内的隆教禅寺最初建于五代十国,那是历史上群雄争霸、时局动荡的时代。我想跳出考古的严谨,遥想着当初,这里或许是木结构的无柱单间建筑,塑有如同山西镇国寺内殿的彩色佛像;或许只是民间的普通瓦房,供奉着泥塑的神仙。但这一切,已无从考究。至60年后的宋大中祥符元年(1008),朝廷赐重金扩建,寺僧有千余人,规模空前。时光又行至300多年后的元朝初年,杭州径山寺祖瑛禅师将赴此任住持,著名书法家赵孟頫在西湖边写下遗世之作《送瑛公住持隆教寺疏》,这使隆教寺在当时名扬天下。然年年香火相似,岁岁际遇不同,寺院屡毁屡建,我眼前的建筑,为1994年后重建的现代寺院,已然没有了旧时的模样。

咖啡香是交织在香火中的又一种味道。循着香味,我找到这家掩映在古樟树下的咖啡屋。这里由废弃的仓库改造而成,里面的布置简单自然。点一杯拿铁,服务员很应景地在奶泡上用可可粉撒了“禅”字。八月的阳光是热烈的,屋前的树荫下却是难得的清凉,置身其中,像是找到庇佑之处。蝉声聒噪,树枝上挂着的红色祈福牌在风中摇晃,很多美好的心愿就这么飘荡在眼前。身体好似变得极轻,可任意徜徉在山林古树之间,庙宇殿堂之上。轻酌咖啡,让醇香触及味蕾,丝丝“禅”意入口、入心。

“古”是时间和积累,“禅”是心灵的安抚,那“林”,是山麓之间的自然万物,是眼耳鼻舌身意的六观感知,是对过往的追忆,也是对未来的期许。

古禅林,不止是林。